

青春嶺

林果

五

四個工人已經先吃過飯了，蔡乞食今天回來很晚，一脫了鞋上來，就慌慌張張的向榮順招呼手，拉着他到後面的房間裏講話。「水牛」和「大頭家」在外面低聲的談論，阿媽也抱着孩子來聽是怎麼事。

差不多一支香煙的時間，榮順從後面房間裏出來，臉色顯得更難看，一句話也沒有講，拉開壁厨的紙門，幾件衣服打了一個包袱，穿了鞋就出去了。阿媽追在後面問：

「這還要到那裏去？」

榮順也沒有答話，破舊的運動鞋踏在沙地上的腳步聲，消失在剛點着的路燈影裏。

像鳳梨罐頭的賊仔，當天夜裏就給廠裏的警衛發現，已經搬出去的四箱鳳梨丟在路邊，黑暗裏賊仔都逃跑了。現場調查的結果，賊仔是從包裝間左面第一個窗戶進來的，這一個窗戶平常從來不打開，窗門也沒有損壞，所以懷疑有「內線」。包裝間一向是工人一出來就鎖門，快散工時只有榮順一個人在裏面，當然就會想到他的身上。蔡乞食是榮順的介紹人，一散了工，工廠裏的總務股長就請他去談了好半天，所以今天回家特別晚。

榮順從蔡乞食的家裏出來，頭腦裏空空洞洞的，他也不知道要向那裏去，兩隻脚不由自主的向前移動着。五六個月只是一隻眼的工夫，他好像是進城來辦一件什麼事似的，他記不起是什麼事了，只知道是已經失敗了。也好像是趕晚間的最後一班火車，限着着火車已經開走了。只包了幾件衣服的包袱，好像覺得很沉重，他幾乎提不動了，不時在兩隻手裏換來換去。耳後響起一陣連續刺耳的聲音，他先以為是工廠裏機器的鬧聲哩。等他想到是汽車喇叭聲時，一輛運貨的卡車，在他後面直叫了好久了，他急忙讓到路邊，讓卡車開過，司機伸出頭來，對他大聲的咒罵着，他也沒有聽到。一小隊換班的警察走過，他下意識的向路邊黑影裏閃避着。

鱷鱷，賊仔，壞蛋仔……他預計將會受到的指責，實在沒有面目回小營村去了。他不能怪別人，只有自己譴責自己。他走近一個鐵路平交道口，天快黑了，路上沒有什麼行人。

忽然一個黑影，擋住了去路，榮順慢慢的抬起頭來，一個滿臉殺氣的黑漢子，兩手交叉在胸前，瞪眼望着他。呆了好一陣，才認出是櫻子的表哥，後面有兩個歪戴着帽子口裡刁着香煙的人，他模糊的記起前天夜裏賭場裏的一群鬼影，他掉過頭就向後面轉去，這一群壞人是惡鬼的化身，他心裏只是要避開他們。

榮順剛轉過身來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那個惡鬼又轉到前面來攔住他的去路，他只聽到一聲聲笑：

「哈！哈！哈！這就想回村裏去了嗎？我們還沒有替你送順風哩！」前後哄起了一片笑聲，榮順的臉發發白，四面張望了一下，他的聲音差不多聽不見

了：

「你們還要什麼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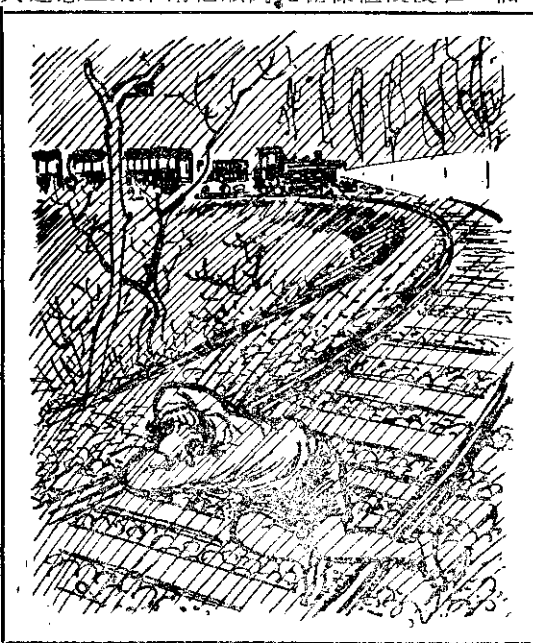
「要什麼？要錢！你幫我們弟兄們辦的事沒有辦好，快點還錢來！」榮順只看到一個發紅的鼻子，直向着自己的臉上滾過來，咒罵夾着酒氣，噴到他的臉上：「幹你娘！八九成就是你報的信，不然怎麼這樣湊巧，早不來遲不來正好那時候警衛的過來，你說！」

榮順現在什麼也不怕了，他失去了職業，失去了希望，也沒有臉面回自己的家，都是這個惡鬼害的，他全部的仇恨都集中在這個惡鬼身上，他不再退縮，隨手拋去了包袱，儘氣力向這個惡鬼身上撲去，兩手又住惡鬼的咽喉，要擠出他的鬼魂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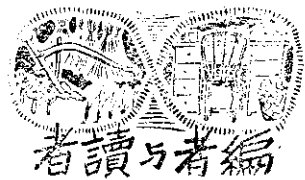
不知道什麼東西，沉重的打在榮順的後腦上，後面有一個人抱住了他的腰部，一下就把他摔倒了，一陣木棒，石子，拳頭和腳尖像雨點似的落在榮順身上，他昏倒在地上，那班人散去前指着他說的一些恐嚇的話，他也沒有聽見。

榮順兩手撐在地上，慢慢的抬起頭來，天空下着小雨，他的頭髮已經濕了，他只覺得嘴裏很苦，頭壳很沉重。天更黑了，四邊沒有一個人，他的幾件衣服，扯破了散滿一地，鐵路那邊幾家店仔裏的燈光，映着雨水，變成幾個黃色的圓圈，遠遠的有一輛火車尖聲的叫着。

榮順坐在地上，搖一搖頭，像是想搖去不祥的惡夢一樣，腦壳後面隱隱的發痛，滿臉都是血痕。雨水打濕了的鐵道，在黑暗裏閃閃發光，像是一條無頭無尾的大蛇，滿身的鱗片閃出光芒，這光芒有一種誘惑的力量。榮順的頭腦裏空空洞洞的，他想不起一個人，想不起一件事，這個世界已經和他沒有關係，也沒有什麼東西值得留戀，那條鋼鐵的大蛇在扭曲着，發光的鱗片在閃閃的跳動，榮順的跳動，榮順的心裏知道，他只要向前走兩三步，躺下來，就在這條鋼鐵的大蛇身上，枕着他休息幾分鐘，等遠處尖叫着的火車走過時，一



(下接二五頁)



親愛的讀者：
最近許多讀者，在來信裡，或與我們談話中，提到本刊舉辦的「對號懸賞」，謂其中規定新訂戶送號碼一個，舊訂戶則不能參加，是我們偏愛新訂戶，有欠公平。有些讀者，甚至認為我們這種做法，實有「迎新棄舊」之嫌。

我們常用贈送和懸賞來吸引新訂戶，乃是事實。這是本刊為求普及農村教育，爭取更多讀者，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方法。

大家想必知道：「豐年」不但不賺錢，而是賠錢的一個刊物。它每本零售的價錢只毫幣一元，長期訂戶只付約八角錢，但實際上本刊每本生產的成本，即在一元左右，若連職員薪金和行政開支併計在內，則每本成本達一元六角以上（本刊每年由農復會補助數十萬元。我們所收讀者的訂費，僅能維持「豐年社」半數的費用。）

我們所以提出這一點，乃是要使讀者明瞭：「豐年」的創辦，完全是服務農民，替農民解決問題，幫助農民增加生產和改善生活，而絕無一絲一毫營利的意思。同時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也絕沒有一點不是為着讀者。諸位明白了這點以後，對於我們的苦衷，相信就容易同情；對於我們有時被看來不太妥善的措施，也許會比較易於諒解。

這次我們舉辦「對號懸賞」，目的顯然是想爭取更多訂戶。這樣，本雜誌才可為更多農友服務；同時因為訂戶多了，發行的份數增加，成本才可減少。也就是說：讀者的負擔才可減輕。因此，我們時常在經濟困難條件下，仍然不惜化費很多人力和財力，去吸收新訂戶，那都是為着這個目的，並不是我們存心「迎新棄舊」，偏愛於新讀者。

記得本刊自改裝以來，一年半不到，我們曾先後舉辦過三次有獎懸賞和三次有獎測驗，另外還曾編印日曆及農業手冊贈給讀者，這些都是為着舊的長期訂戶的。再說，我們每次懸賞徵求訂戶辦法中，也必有一項讓一般讀者參加的規定。如果讀者們因為這次「對號懸賞」，便批評我們偏愛於新訂戶；武斷的說我們把舊訂戶的利益置諸腦後，那就實在太冤枉我們了。

沒有一個雜誌社的編者不愛護他們的讀者，尤其是長期讀者。他們重視讀者甚於自己的一切，何況是「豐年」——一個專門服務農友刊物的編者！「豐年」的編者克盡職責，絞盡腦汁，每半個月把「豐年」編印好，呈獻到讀者的手中，他們別無所求，只希望「豐年」真使讀者受用，使它成為真正屬於農友的刊物！

編者

（上接第二十四頁「青春嶺」）
陣震動，就帶他進到另外一個世界，那裏沒有欺騙，沒有指責，只有安靜，永遠的安靜。

菜順站起來，兩手伸向前面，身體向前傾斜着，他的眼睛和嘴都張開着，他什麼也看不見，滿眼只是閃閃的發光的小點。他的臉上很奇怪的笑，向前摸索了幾步，像是初學走路的孩子撲向媽媽的懷抱裏一樣，他撲倒在這閃亮的大蛇的身上，前額壓在冰冷的鋼鐵上。

火車又尖叫了一聲，他知道他的時間快到了。奇怪，這幾分鐘好像幾十個鐘點一樣的長，期望中的安靜，並沒有想像的來得那麼快，顛倒引起一陣煩亂，從他做小孩子起，一件一件事，甚至是早已忘記的小事情，都像電影似的一幕一幕的演過，他的手揪着自己的頭髮，眼睛死命的緊閉着，嘴裏發出含糊不清的聲音，只希望痛苦的時間早些過去。

鐵軌微微的顫動着，發出鐘錶跳動的聲音，這有節奏的響聲愈來愈強，也愈來愈近了，鐵道轉彎的地方，已經看到火車頭上的燈光。

（未完，下期續）

（上接二三頁「好水願流他人田」）

這消息揭破了今日李賢明所見盤旋在大姆山三架飛機之謎，這時他仍望着窗外的月色，細思着坐在馬尾松底下的周廷良。突然，那窗口上伸進一隻怪手，他驚嚇得一跳，「啪」的一響，掉下一張紙，他拾起來看：

「賢明同學：我懇求您原諒我今天對您無禮的態度，我以至誠之心向您表示，我絕不以您父親的責任推移在您身上。最後，我很沉痛告訴您：我恐將以春耕歉收而停學一年。春假以前，我們所決定共同研究病蟲害之計劃，亦將因此而成泡影，但願您不要為我掛心，祝您進步。您的同學周廷良上。」

賢良讀了這信，他的眼淚在月光中閃爍着。他突然奮身躍起，輕輕啓開房門，提一把鋤頭，走向田間，將那截斷上流水源的土壩，掘出一個缺口，圳水汨汨流出，那一片乾涸的稻田飢渴地吞飲着流水。

李賢明心中頓然感到說不出的快樂，提着鋤頭，怡然自得走回去，然而，當他瞥見父親窗口的燈光，他立時打了一個寒戰，他的腦際掠過父親無情的臉孔和巴掌的陰影。但他仍然繼續走着，當他挨近家門，聽見家中傳出一陣吵鬧聲音，他慌忙將鋤頭擱在門口，奔進屋裡，看見一個警察正用手銬掛在父親的手上；母親驚嚇得在一旁窮哭着。

「喂，且慢，」賢明對警察說着：「我請您說明拘捕家父的理由。」
「哦！他的罪惡很重大，他霸佔公用水利，破壞輪流灌溉的制度，這行為比強盜還殘酷。」

「如果他犯這樣大罪，那是應該嚴辦的」賢明這樣說，直把他的父親氣壞了，他又接着說：「但是——請警察先生到實地去看，他究竟怎樣霸佔水利。」警察就隨着賢明到實地去看，曹公圳水暢流無阻，警察不得不向賢明道歉，走了。

父親如釋重負地向着又哭又笑的母親說：
「賢明這孩子，讀了幾本書，倒也不錯呀！」